



本土文本

报恩 (小说)

□樊晓波

刚吃罢晚饭,接到一个电话,是董阿姨的小儿子九侯打来的。九侯说话的声音低低的,听得出他很伤心。他是给我报丧的,说他母亲去世了,星期天出殡。我心里一紧,问:“阿姨怎么走得这么突然?”九侯说:“前些时我娘不小心跌了个跟斗,就……”

得知噩耗我很难过。我调回江阳这些年董阿姨帮了我很多,想着她对我好,我的眼睛湿润了。春节我打电话给她拜年,她声音蛮响亮,精神还好好,这么乐观、开朗的老人,怎么说走就走了呢!我决定星期天一定要去。

董阿姨年轻时在江阳市老西门外十字路口开了一家小饭馆。我从外地刚调回江阳时,单位无法给我安排住房,让我临时住在招待所,吃饭就到阿姨的小饭馆。她听说我家在乡下,城里还没有住处,就热心张罗着帮我租房。租的那间房我觉得挺合适,我说“谢谢阿姨”,她说:“不用谢的。有了个安身的地方,上班才定神。”那几年我不会做饭,阿姨说:“吃饭是头等大事,就来我店里对付吧。”我觉得阿姨很真诚,她的小饭馆菜肴口味不错,价格也不贵,就常常去她那里解决。阿姨对我很客气,把我当自家孩子,结账时总要抹去零钱。后来阿姨干脆让我包伙,我像在自己家里一样,天天能吃上可口的现成饭。日子长了,我感到在阿姨那里能享受到像自己长辈一样的亲情。

有天傍晚我正在店里吃饭,一位中年男子慢悠悠走进来,到厨房里端出饭菜与我同桌而坐。吃着吃着自然而然聊起来。原来他是阿姨的老公,早年入赘董家,跟着阿姨姓了董。董师傅在附近开一家修车铺,吃饭就到阿姨的饭馆来。他面相和善,性格温和,说起话来慢声细语,很好相处。

后来我又和董师傅遇到过好几回,每次都聊得很尽兴。看得出,他额头上的皱纹里刻着岁月的沧桑,也嵌着许多故事。他讲起来都有头有尾,有情有义,很耐听。

江阳遭受自然灾害闹饥荒的那几年,他拖家带口外出谋生,漫无目的地一路向西,后来又过了江,走到九龙江市郊区,遇到了好心人——一个姓宋的生产队长。这宋队长和几个社员一商量,收留了他们一家,让他们在生产队空闲的仓库安下身来。第二年,就在这

AI时代作家的宿命 (散文)

□张华

比写实更真实。

齐白石:年轻时我画工笔,须发毕现。老了才懂,大道至简。

毕加索:眼睛本该同时看见正面与侧面,就像您画荷花,花瓣背面用淡墨,正面却留白,这是东方的立体主义。

齐白石:你们西洋人总在突破,我们却坚持“师古人亦师造化”。下次我往蝌尾巴上甩点朱砂,学学您的“变形记”。

毕加索:把您的蟋蟀和我的鸽子放进同一幅画,让敦煌飞天抱着吉他,在破碎的瓷器上跳舞!

齐白石:不如一起画条鱼,你用油彩立它的结构,我用焦墨勾它的魂魄。留白处,让观者自己游进去……

尽管我的问题很荒诞,AI给出的答案却并不荒诞,甚至有些惊艳。不得不承认,从哲学、艺术和文学的角度看,都可圈可点,令人拍案。

屏幕的蓝光映出我瞳孔里的震颤,一股寒意穿透脊背——莫非这就是传说中的“神来之笔”?

震撼之余,我的内心涌动着难以言喻的自卑。即便是世间最聪慧的头脑,最伟大的作家,在惊人的算力和算法面前,都显得低能而渺小。

作家们开始自我怀疑,进而发出“作家已死”“人人皆可莎士比亚”的喟叹。

齐白石:墨分五色,计白当黑。虾须的力量在手腕,但虾魂在留白处游动。

毕加索:对,剥掉皮肉,真理藏在骨架!你们宋代的画家就已明白,写意



人,刚出门恰巧碰上宋队长老婆宋大嫂从地里割草回来。宋大嫂听董师傅一讲,二话不说,放下镰刀,连忙赶去看病人。她安慰董师傅“不要急,没事的”,叫他“先让大姐喝点水,我马上就来”。不多时,宋大嫂满头大汗来到董师傅家,手里拿着一把刚刚采来、洗得干干净净的草药,随即吩咐董师傅放在锅里,用水煮开。烧开的汤汁散发着清香,等汤汁温乎乎了,她让病人慢慢地喝下一小碗,然后又吩咐再喝点淡盐水,自己回去拿来黄砂糖,冲了点糖水,让病人喝下。太阳快落山的时候,他妻子慢慢恢复,想喝稀粥了!原来这宋妈妈上过一年卫校,后来碰上困难时期学校停办,她辍学了,多少懂一点医学方面的知识。邻居们有个头疼脑热的,她也时常帮着大家。

董师傅后来才弄明白,当天早上他刚出门妻子就上吐下泻,可能是急性胃肠炎,大半天腹泻不止,脱水了。当时宋大嫂心里有底。她认识山上的许多草药,经常采来治病救人。这一回幸亏宋大嫂出手相帮,救了妻子一命。董师傅感激不尽,老老小小把宋大嫂当成救命恩人。说是两家人,却似一家亲。大人互相走动,孩子们经常玩在一起。董师傅讲完这段故事,很感慨地说:“人生在世,要处处安好心。这比烧香拜佛好,能够帮人就帮帮人,一旦落难才能消灾保平安。”

九侯八岁那年,董师傅一家依依不舍告别乡亲们,离开再生地九龙江,带着孩子们回老家上学。董阿姨感恩不尽,经常和孩子们念叨九龙江的宋妈妈。她掏心掏肺地说:“我不能忘记、我们一家子都不能忘记九龙江的恩人们!”她怀着报恩之心,几次带着孩子到九龙江市,看望宋队长一家和当年的老邻居。

改革开放后,他们的大儿子办起了服装公司,生意挺红火,规模越做越大,后来还承接外贸订单,做起了外贸服装。两个女儿都在哥哥的公司里上班,九侯也读完了大学,被江阳一家机械公司聘用,从事技术工作。董阿姨的家境一天天好起来,她颐养天年,过得很开心,大家都说她活个一百岁没有问题,但谁也没有想到,她跌了一跤没几天竟驾鹤西去。

星期天我赶去参加董阿姨的葬礼。走过殡仪馆长长的、摆满花圈的走

廊,只见一个年轻人在灵前拜垫上长跪不起,双泪长流。我悄悄把九侯拉到一旁,问那个年轻人是谁。九侯告诉我:“那是九龙江宋妈妈的小儿子,叫宋小龙。我小时候和他一起玩,一起长大。他妈妈还救过我妈妈的命。”

“大老远的,他怎么知道你妈妈去世的消息呢?”

“不,他现在就在我江阳,在我哥哥的服装公司做整烫工。”灵堂里的气氛,不宜多问,但我一直纳闷儿,九龙江的宋小龙怎么来到江阳的呢?

后来我问了董师傅,他解答了我的疑问。九龙江市的经济不是很发达,尤其是郊区,工厂企业少。宋小龙外出打工好几年,到了不少地方,一直不曾找到满意的工作,有时候还被人欺负。那年董阿姨请儿子服装公司驾驶员开面包车,带着家人又一次去九龙江市看望老邻居。到了那里才听说当年的宋队长不久前已经过世,小龙在家种田,准备还要出去找工作。

董阿姨知道小龙要找工作,就对宋妈妈说:“哎呀,不嫌远的话,就叫小龙去江阳,到我大儿子公司上班。”

宋妈妈真是求之不得,连忙道谢:“小龙到你们江阳去做工,我一百个放心。你真是‘瞌睡送枕头’,我要好好感谢老姐姐!”

“不要客气,过去我们是一家,现在还是一家嘛。要不小龙这次就和我们一起去江阳,车上有空座。”就这样,宋小龙搭上顺风车,成了江阳的新市民。

要说这宋小龙也真讨人喜欢,高挑的个儿,虽然生在乡村,倒是皮肤白净,眉清目秀。他言语不多,但聪明能干,手脚又勤快。在服装公司一起干活的女孩子看上他的也不少。别看宋小龙成天不声不响,手脚麻利地干他的整烫活儿,其实他也在不动声色地物色着可意的女孩。他的眼光不错,经过一年的“考察”,终于和一位漂亮的江阳姑娘谈起了恋爱,婚后生了个胖小子,小龙把妈妈也接了过来。董妈妈吩咐儿子在公司里腾出宿舍,把小龙一家三代安顿好。两家人又成了家人。宋小龙懂得报恩,始终记着董妈妈一家的深情厚谊,在灵前长跪不起、双泪直流……

此刻董阿姨如果有灵,知道从小乖巧的小龙跪在灵前报答她的恩情,她一定会觉得很欣慰!

那无法替代的10%。作家的笔,是肉体在场的证明,是痛感触发的火花,赋予文字以冲击力、穿透力和震撼力。文学真正的价值,或者说真正的“灵魂写作”,是拿心跳当节拍、用呼吸作标点的生命书写,将体温和思想熔铸为文字的血肉,让读者能看见灵魂的倒影。写作不是算术题,而是带着七情六欲、五脏六腑的“人学”。从这个角度上来说,作家的写作必须对抗AI基于统计学的叙事惯性,就像竹林七贤那样,该醉醉,该狂狂,是带有强烈个人色彩的“非标”写作,这一“逆算法”“超算法”的悖论身份永远无可取代。AI写出的东西像极了流行的预制菜,看着色香味俱全,吃起来总觉得缺股钢气。当年照相术发明,说画家要失业;留声机问世,说戏班子要完蛋。结果呢?梵高的《向日葵》照样在美术馆里挂着,梅兰芳的《贵妃醉酒》依然在戏台上醉着。

历史经验表明,技术从未消灭人肉价值,而是重构价值坐标,重新定义“何以为人”。AI时代的作家,犹如风雨中守护灯塔的勇士,用充满灵性和温度的思考,深耕人类特有的“不完美”,把对生命的困惑、存在的追问、未知的敬畏注入文字,与冰冷完美的算法形成对峙,最终走向“人机共存”“人机共创”,这是作家的使命,也是作家的宿命。

江海新韵



我只是你的南方 (外一首)

□王玮

◎我只是你的南方
我只是你的南方
我们只在越冬时相遇
努力不起雾 不下雨
有美丽的黄昏
动人的歌声

我想不只是你的南方
偶尔也下起小雨
你说淅淅沥沥
我该四季如春
我始终记得落进南方的第一场春雨
你害怕阴雨连绵
你转身向北
南方大雪纷飞

你说这南方不够温暖
来年 要去到南方以南
那里四季如春
动人的黄昏

你再不向我迁徙
我终于也再不下雨
夏天
夏天我最思念你
春风向明月
高悬在南方
北斗星明亮

◎最后一个春天
春天即将逝去
相识三年的树
一夜间打开所有的窗
海棠色旋律
她们一直说
烟的前世是火
因果的因
火柴的火

最后一个春天
春天即将逝去
山下的草丛急切
修炼千年
只等这最后一个春天
连绵进谁的心间
等烟的前世
等一场因果

最后一个春天
春天已逝去
开了窗的树
山下已千年
山上一尊佛陀

佛陀关上一树的窗
火柴兀自说
我不是你的因
也不是你的果

浪花写意 (组诗)

□陆汉洲

◎风去哪儿了
没有风儿的日子
它变得有些郁闷
没了往日的欢腾
风去哪儿了,它问
风保持沉默,无以回应
哦,风平浪静
当有了这一句成语
它便丢失了自己
仿佛患上了失忆症
一时不知道
自己曾经是谁
除非在记忆的深巷里
走一遭,去追寻
曾经的风姿倩影

◎浪花啥模样
那年,应征入伍去当兵
我第一次出远门
吴淞口“三夹水”无风三尺浪
早有耳闻,只是不知情
浪花长啥模样
“三尺浪”是啥样的风景
未曾想,兵船夜航
出黄浦江吴淞口已至深黄昏
兵船剧烈颠簸,开始闹腾
我和一众新兵哇哇哇哇不停
哈,这一刻“三夹水”也没睡
还使性子,折腾一众新兵的肠胃

兵船仿佛也帮不了我们
只顾破浪前行
一觉醒来,顿悟
哦,昨晚,踏浪而歌的当属我们
这些尚未佩戴领章帽徽的新兵
晕船,呕吐
只是我们履行神圣使命
经受的一次小小考验
作出的一点微不足道的牺牲
“三夹水”的浪花再“浪”再狠
也只能躲在夜色里
羞于现身

◎浪花不是“花”
我不是哲学家
却知道浪花的两面性
它有时仿佛显得很温柔
而暴烈的一面却有点吓人
翻江倒海,一副狠劲
我也不诗
不懂用什么样的语言文字
修饰它的狰狞
浪花不是“花”
从不达理通情
不然,就不会因断航没了淡水
让守岛官兵享受难以咽的海水馒头
也不会让婚礼上的新娘望眼欲穿
守岛的新郎官,缺席

早已宾朋满座的喜庆婚礼
更不会因它的咆哮奔腾
令大船小艇
靠泊小岛码头三番五次硬是不行
危及急需外送救治的危重病官兵的生命
浪花“花”也好,“刺”也罢
即便张牙舞爪、满嘴獠牙
也永远奈何不了忠诚的守岛官兵
官兵
心系海防,崇尚荣耀,信念坚定
无论它再狂再烈再猛
也难撼军民合力同心
浇铸的海上钢铁长城
长城巍巍,不是一座虚无缥缈的空中楼阁
一个弱不禁风的花架金景
浪花或许只是配合守岛官兵磨砺意志,义务陪练不带薪
或许是融汇于海岛军民日常生活,一道撩人魂魄的风景

◎追着浪花跑
仿佛我此生铁定要结缘拥抱浪花
仿佛我从懂事起就是被浪花牵着走的
儿时,常去家门口的长江边嬉水弄浪
长大了,渡海登岛守天涯
退休了,又喜欢在海边休闲度假
头枕浪花
心有牵挂
柴米油盐酱醋茶
日月轮回阴晴圆缺风云变幻
家事国事天下事
孰小孰大,自有主张
喜欢追着浪花跑,也许浪花里舞动着我矢志追逐的人生梦想
跳动着我生命中激越奔放的诗行

追逐海上最美的浪花
围着一座礁盘拍照,有时趁潮水
我一蹲就是几个时辰
人生若要塑造、留存最美的形象
无疑需要一生的付出,宛若浪花日复一日,点点滴滴地绽放
人生无处不浪花
别样安逸的晚年
不是上天的恩典
午后的阳光下
蓝天碧海,浪花翻滚,欢畅浪漫
我面前的咖啡冒着腾腾热气
飘着浓郁诱人的芳香

